

備旨

上孟子卷之二

文魁

新訂四書補註備旨上孟卷之一

粵東鄧 林退菴先生手著

裔孫 煜耀生編次

寶安祁文友珊洲先生重校

江甯後學杜定基起元增訂

天時

天時章旨

時日有支干 此章見人君當以固結人

而支干有孤 心為本首節推用兵之要

虛王相王即 歸重人和上二三節詳天

旺字時四時 時地利之不如人和四五

日日辰子丑 節言得人和之可以無敵

寅卯辰巳午 天時節旨

未申酉戌亥 天時地利末也人和本也

為支甲乙丙 疊下兩不如俱在用兵時

丁戊己庚辛 較量二句且虛說所以不

王癸為千支 如之故全在下文註孤虛

千所以配時 或就千支上看或就五行

日而用之也 上看可兼用

兵家只就孤 三里節旨

虛旺相上論 此申天時不如地利就攻

吉凶四字以 者言在環攻不勝上見

旺為主次乎 城非節旨

旺者為相得 此申地利不如人和就守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
記孟子出處行實為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和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

也講孟子論治歸本於人和曰天時地利人和三者皆兵家之所尚然要而論之得

也講天時之善者雖可以取勝然特或然之數不如地利之固其形勝之據為可恃

也講地利之固者雖可以取勝然特有形之險不如人心之和其無形之險尤可恃也

也講不勝見城郭雖小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

也此句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何以見天時不如地利試以

也此句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兵家用攻者觀之彼三里之

也此句小城七里之小郭若易於攻矣乃環其城郭而攻之而不能勝焉夫曰環而攻之則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

重此二句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

重此二句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

重此二句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

重此二句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

重此二句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

重此二句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

重此二句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

重此二句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

重此二句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

重此二句

其助也敵乎者言在委而去之上見

旺者為孤以

相克也生乎

旺者為虛子

實則母虛也

皆在五相生

剋上論如甲

乙木實則壬

癸水虛如甲

乙生丙丁火

便是木旺火

相又六甲孤

虛法如甲子

旬無戌亥為

空亡是孤辰

己與戌亥對

辰巳為虛戰

陣之法背孤

擊虛因旺乘

相則吉○朱

子云孤虛以

方位言如俗

言向某方利

故曰節旨

此極言人和之當得故曰

二字接上之辭域民三句

非申地利只引起人和之

策士所講人和不過招徠

籠絡之術故孟子特下得

道二字得道不外仁義須

平日體恤民心如所欲與

聚所惡勿施方切多助是

人和本多助乃其本多助只

說本國翼戴至字又深一

層天下順正下戰必勝之

以天節旨

此只就人和上決戰勝以

終首節不如之意上二句

緊頂上來有不戰三字虛

戰必勝要見彼雖有天時

地利皆不足憑意

將朝章旨

此章明賓師之不可召蓋

此章明賓師之不可召蓋

何以見地利不如人和試以兵家用守者觀之當敵人來攻城非不巍然高也池非

不淵然深也兵革所用以衛此城池者非不堅利而可以應敵也米粟所養以保此

城池者非不多而可以持久也其為地利固矣然而人心

不和卒委棄而去之焉是地勢之利又不如人心之和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

固國不以山谿之險

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

道者多助

天下順之

而歸意

以收民之心也固守其國者不以山谿之險以山谿可以壯國之勢而不足以立國

之本也威服乎天下者不以兵革之利以兵革可以耀武於天下而不足以無敵於

天下也惟能以德行仁而得道者則得人心而多助矣苟不能以德行仁而失道者

則失人心而寡助矣語寡助之至豈特國人畔之即親戚之近亦離心離德而畔之

語多助之至豈特國人順之即

天下之廣亦同心同德而順之

故君子有不戰

戰必勝矣

必勝是無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

講由是以吾得人心之和而為天下之所順者取彼失人心之和而為親戚之所

畔者則自我之攻彼而言是以至仁伐不仁而無與敵也自彼之敵我而言是

率子弟以攻父母而未有能濟也故得道之君子有不戰戰必勝

矣亦何假於乘天時憑地利哉世之用兵者當知所以重人和矣

類旺相指吉朝自孟子則可召自齊王
時則不可故不能達辭疾之
視朝朝是明朝視
朝是出朝
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
是欲孟子來
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地利

意於王而明不可召之義

造至

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

孟子在齊居賓師之位一日本將朝

王王不知而使人來託辭曰寡人將

孫子曰地者於齊臣也人臣敬君須把

遠近險易廣

仁義輔君倣個堯舜方為

欲就見者也但適有寒疾不可以冒風而出故不能就見焉但朝將視朝不識夫子

肯一來而可使寡人得見乎孟子亦託辭以對曰見王固所願也但不幸而亦有疾

不能造朝蓋託辭以

明日日出弔於東郭氏

明日是辭

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

狹死生也

敬之極然必先以道德自

重方能以仁義輔君

將朝節旨

金仁山曰有

穀曰粟無穀

不自安處孟子之對非欲

而易腐穀氣其相稱只是示不可召而

全而可久古

起王尊德樂道之誠耳

人兼積之

明日節旨

出弔在明日則疾之非真

可知弔於大夫之家欲因

臣以警君也丑亦不知孟

子賓師自處之禮故問

封疆

王使人問疾醫來

此亦見愛

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

王命指朝將

有采薪之憂不

能造朝

指不幸

古者有國封

臣以警君也丑亦不知孟

子賓師自處之禮故問

王使人問疾醫來

此亦見愛

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

王命指朝將

有采薪之憂不

土為疆

臣以警君也丑亦不知孟

子賓師自處之禮故問

王使人問疾醫來

此亦見愛

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

王命指朝將

有采薪之憂不

東郭氏

子賓師自處之禮故問

王使人問疾醫來

此亦見愛

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

王命指朝將

有采薪之憂不

能造朝

郭氏姜姓齊

問疾醫來都是好意若貶

要

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此欲孟子

孟仲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

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

後也

公族桓公之

問疾醫來都是好意若貶

要

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此欲孟子

孟仲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

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

後也

使仲子知孟子之心則告

之曰昔者疾今日愈而出

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

王果不知孟子之非疾而使人問疾且又使醫來治其

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

王果不知孟子之非疾而使人問疾且又使醫來治其

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

王果不知孟子之非疾而使人問疾且又使醫來治其

之曰昔者疾今日愈而出

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

王果不知孟子之非疾而使人問疾且又使醫來治其

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

王果不知孟子之非疾而使人問疾且又使醫來治其

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

王果不知孟子之非疾而使人問疾且又使醫來治其

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

是紛紛哉要於路是迎而

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

王果不知孟子之非疾而使人問疾且又使醫來治其

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

王果不知孟子之非疾而使人問疾且又使醫來治其

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

王果不知孟子之非疾而使人問疾且又使醫來治其

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

是紛紛哉要於路是迎而

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

王果不知孟子之非疾而使人問疾且又使醫來治其

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

王果不知孟子之非疾而使人問疾且又使醫來治其

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

王果不知孟子之非疾而使人問疾且又使醫來治其

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

是紛紛哉要於路是迎而

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

王果不知孟子之非疾而使人問疾且又使醫來治其

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

王果不知孟子之非疾而使人問疾且又使醫來治其

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

王果不知孟子之非疾而使人問疾且又使醫來治其

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

是紛紛哉要於路是迎而

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

王果不知孟子之非疾而使人問疾且又使醫來治其

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

王果不知孟子之非疾而使人問疾且又使醫來治其

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

王果不知孟子之非疾而使人問疾且又使醫來治其

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

是紛紛哉要於路是迎而

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

王果不知孟子之非疾而使人問疾且又使醫來治其

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

王果不知孟子之非疾而使人問疾且又使醫來治其

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

王果不知孟子之非疾而使人問疾且又使醫來治其

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

是紛紛哉要於路是迎而

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

王果不知孟子之非疾而使人問疾且又使醫來治其

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

王果不知孟子之非疾而使人問疾且又使醫來治其

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

王果不知孟子之非疾而使人問疾且又使醫來治其

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

是紛紛哉要於路是迎而

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

王果不知孟子之非疾而使人問疾且又使醫來治其

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

王果不知孟子之非疾而使人問疾且又使醫來治其

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

王果不知孟子之非疾而使人問疾且又使醫來治其

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

是紛紛哉要於路是迎而

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

王果不知孟子之非疾而使人問疾且又使醫來治其

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

王果不知孟子之非疾而使人問疾且又使醫來治其

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

王果不知孟子之非疾而使人問疾且又使醫來治其

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

是紛紛哉要於路是迎而

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

王果不知孟子之非疾而使人問疾且又使醫來治其

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

王果不知孟子之非疾而使人問疾且又使醫來治其

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

王果不知孟子之非疾而使人問疾且又使醫來治其

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

是紛紛哉要於路是迎而

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

王果不知孟子之非疾而使人問疾且又使醫來治其

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

王果不知孟子之非疾而使人問疾且又使醫來治其

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

王果不知孟子之非疾而使人問疾且又使醫來治其

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

告之非強而迫之也

不得節旨

孟子於路曰請夫子必無歸而造於朝以見王蓋欲以實己之言也而孟子出弔之心於此益晦矣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不得已

不得已非是為要所迫全

為仲子設辭使託疾之意

重示以非疾以徹王意

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之大倫也父子陪說

愈晦而借一宿以發明之

內則二句重君臣邊主恩

二句重臣敬君邊王之敬

子主平日禮遇言未見敬

王本指不赴召但景丑未

說明故孟子亦第為驚歎

而繫解說之齊人以下總

破未見所以敬王之意

舜之道仁義是也故止曰

仁義不曰堯舜之道陳者

陳其道以堯舜望其君所

以為敬君也不敢以心言

一邊陳堯舜之道所以責

難一邊即不陳非堯舜之

道所以閉邪兩路並到故

齊人何直是愧殺無數齊

臣

有五吾不暇詳舉也以內而家庭言之則有父子以外而朝廷言之則有君臣二者

乃人之大倫也父子以天合故以情相親而所主在恩君臣以人合故以分相臨而

所主在敬今丑第見王之致敬於子也未見子之所以敬王也如大倫何孟子驚歎

曰惡子謂我不敬王是果何言也夫敬莫大於陳仁義彼齊人但奔走承順無以仁

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德之不美而不言也其心豈曰是君也何足與之言仁義

也云爾是度齊

是度齊

是度齊

是度齊

我非堯舜之道堯舜之道即仁義也

不敢以陳於王前不敢見所陳皆堯舜之道意

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全在責難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嘆辭也景

全在責難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嘆辭也景

全在責難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嘆辭也景

全在責難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嘆辭也景

全在責難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嘆辭也景

故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蓋欲示意於景丑而使轉聞於齊王耳假宿之心非猶

夫出弔之心乎夫何景丑之見益陋於公孫丑孟仲子之見也乃從而譏之曰人倫

故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蓋欲示意於景丑而使轉聞於齊王耳假宿之心非猶

夫出弔之心乎夫何景丑之見益陋於公孫丑孟仲子之見也乃從而譏之曰人倫

故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蓋欲示意於景丑而使轉聞於齊王耳假宿之心非猶

舜仁義之道不敢以陳說王前是我尊君為堯舜乃敬君之至

舜仁義之道不敢以陳說王前是我尊君為堯舜乃敬君之至

舜仁義之道不敢以陳說王前是我尊君為堯舜乃敬君之至

舜仁義之道不敢以陳說王前是我尊君為堯舜乃敬君之至

舜仁義之道不敢以陳說王前是我尊君為堯舜乃敬君之至

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子顧謂我為不敬王吾不知其謂何也

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子顧謂我為不敬王吾不知其謂何也

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子顧謂我為不敬王吾不知其謂何也

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子顧謂我為不敬王吾不知其謂何也

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子顧謂我為不敬王吾不知其謂何也

景子曰否其以仁

景子曰否其以仁

景子曰否其以仁

景子曰否其以仁

景子曰否其以仁

父召君召

父召君召

父召君召

父召君召

父召君召

玉藻云父命

玉藻云父命

玉藻云父命

玉藻云父命

玉藻云父命

此發明上節不敬王意引

此發明上節不敬王意引

此發明上節不敬王意引

此發明上節不敬王意引

此發明上節不敬王意引

景子節旨

景子節旨

景子節旨

景子節旨

景子節旨

玉藻云父命

玉藻云父命

玉藻云父命

玉藻云父命

玉藻云父命

此發明上節不敬王意引

此發明上節不敬王意引

此發明上節不敬王意引

此發明上節不敬王意引

此發明上節不敬王意引

景子節旨

景子節旨

景子節旨

景子節旨

景子節旨

玉藻云父命

玉藻云父命

玉藻云父命

玉藻云父命

玉藻云父命

此發明上節不敬王意引

此發明上節不敬王意引

此發明上節不敬王意引

此發明上節不敬王意引

此發明上節不敬王意引

呼唯而不諾禮王藻篇亦是以父子例手執業則投君臣只重不俟駕上聲速敬王

之食在口則而恭曰唯聲慢而緩曰諾本意

吐之走而不在官謂朝內孟子居賓師如此

趨○凡君召之位景子以臣禮律之孟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重

以三節二節子未暇與之深論此下但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以走一節以詳明不可召之意却亦重與王言之謂也但律之於禮而有所未盡耳禮曰父召唯而無諾君命召不俟駕而

趨在官不俟賓師論也行是急趨君命之禮自有君臣以來則然矣今子固將朝也聞王命來召而遂不果

屨在外不俟豈謂節旨宜與夫不俟駕之禮若不相似然故我謂子不敬王也

車註節以玉自引曾子以下皆明王不蓋景子徒知以禮律大賢而不知賓師不與臣同也

為之君召臣當召已之意彼以其富四曾子曰晉楚之富富兼不可及也不可及言彼以其富彼指晉楚富我以吾仁仁兼

有二節時有句抑富爵而伸仁義不善天下彼以其爵爵是勢我以吾義義常伸物表吾何慊乎哉慊是不

一節時故合相當而已是或一道非疑辭實作自重之道看達尊之至富之理說而曾子言之富四句說是或一道也一道是別有一道理

云三節也一段雖解曾子之意然却發出自己話輔世不但佐之理說而曾子言之富四句說是或一道也一道是別有一道理天下有達尊

齒齒君兼扶翼世道長民不但三達尊三便見不爵一齒是德一德是有朝廷莫如爵朝廷是貴鄉黨莫

祭義曰有虞育民兼表正民風下不可如齒鄉黨是老輔世長民莫如德輔世是維持世教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惡何

氏貴德而尚召之臣即此人也分明是如齒鄉黨是老輔世長民莫如德輔世是維持世教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惡何

齒夏后氏貴賓師底事德字貫上仁義如齒鄉黨是老輔世長民莫如德輔世是維持世教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惡何

爵而尚齒殷說惡得有二句不是將齒一指齒其謙恨也少也或作嘆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為心有所銜之

人貴富而尚德抵他底爵正謂爵在王一指齒德義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

齒周人貴親亦須佐之以德纔得為堯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為言是或別

而尚齒虞夏舜重德上齒只帶言慢字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

而尚齒虞夏舜重德上齒只帶言慢字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

而尚齒虞夏舜重德上齒只帶言慢字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

殷周天下之先破他王之敬子句後說
盛王也未有尊樂有爲是痛切發明敬
還年者年之王之意註今齊王三字仍
貴乎天下久渾之爲妙朱子曰三者不
相值則各伸其尊而無所
屈一或相值則通視其重
也矣次乎事親之所在而致隆焉

故將節旨

此正明所以不召之故玩
一將字見大有爲待臣而
有也不召之臣四字一連
是臣之道德身分本不可
召所字就君心言有非其
人莫與屬者不可輕看謀
即大有爲之謀有謀則就
帶上文說尊德樂道不如
是謂不如是其尊德樂道
也尊有崇奉遵依意樂有
愛慕殷勤意不足與與字
是賢人之心度其君如此
可見士必欲君就見者正
是成就其君處

王但有爵耳安得謂孟子明示之曰我之不應召豈謂是不合於禮之說與正以我
以此慢於齒德乎講不可召而王不當召我耳昔者曾子有言曰晉楚大國之富誠
不可及也然彼以其富我以吾至足之仁仁統萬善不啻富也彼以其爵我以吾至
貴之義義超萬物不啻爵也吾何不足而慊然於彼乎哉曾子之言如此世但知富
與爵耳曾子獨伸仁義於其上夫豈不合於義而曾子肯言之是或別有一道而非
世俗之見所可同也其道何在彼天下之達尊者有三八皆有貴貴之心則爵居其
一人皆有尙年之心則齒居其一人皆有重德之心則德居其一蓋朝廷爲序爵之
地貴賤不容以相踰則所尙莫如爵鄉黨爲序齒之地長幼不容以或紊則所尙莫
如齒若輔翼世道而措之治長育斯民而貽之安所尙則莫如仁義之德彼曾子謂
仁義無嫌於富爵者蓋有見於德之尊也然則在朝廷不過達尊之一耳惡得有其
爵之一以慢其齒德之二哉
故將大有爲之君之君是行仁義而王天下者必
我之不應召者正謂此也

有所不召之臣必是有是決言其有
不召是尊禮意
欲有謀焉則就之就是屈已就
見之字指臣其尊德樂道德以
言道以不如是謀則就言不足與有爲也
有爲指臣大有爲之君大有作爲非常之
所施言不如是謀則就言不足與有爲也
事業說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
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謹爲之君必有所敬禮不召之臣如於民社之事欲有
欲自爲尊大也爲是故耳謹爲之君必有所敬禮不召之臣如於民社之事欲有

謀焉則就見而諮之夫爲臣者必欲其君之致敬盡禮如是者豈自爲尊大哉蓋君
必如是其尊德樂道乃可有爲若其尊德樂道不如是則不足與之有爲也此士之
所以不可召而大有爲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學如一德之師
臣如阿衡之任故不勞而
不勞言
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學如治道之訪
臣如相國之尊故不勞而霸註先從受學
其易
師之也後

故湯節旨

此證上節學焉後臣尊德樂道也不勞而王霸足與大有為也臣非卑之之辭只是尊禮而且委任之註先後字善看

今天節旨

此與上節一正一反惟其無不召之臣所以不能成其大有為耳所受教數字正從上學字生來

湯之節旨

此申上引湯桓結明齊王之不當召己也並列伊尹管仲恐落了自己地步故借管仲且猶句跌出不為句來不為管仲見王佐之與霸佐不同又以終非堯舜之道不敢陳之意不敢召是就人君尊樂說不可召是就賢者道德說

陳臻章旨

百鎰

此章見君子之辭受一裁

以為臣講故湯之於伊尹將大有為而不敢以召之也師以一德先從受學焉而後任之也講任之阿衡以臣之故伐夏救民尹皆身任其功湯不勞而王業成焉桓公之於管仲將大有為而亦不敢以召之也訪以治道先從受學焉而後任之內政以臣之故取威定霸仲皆身圖其績桓不勞而霸業成焉古人之尊德樂道以成大有為者類此○今天下指當時列國言地醜德齊莫能相向此德字以所就功業言言無一人能獨土地能建功業也無他別樣

緣好臣其所教此臣字作使令看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此臣字作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

所受教謂己之講乃今天下之君以地則醜類以德則齊等莫能關地建功以相向所從學者也講者無他故也以其皆好臣其趨走承順而為己所教之人而不好

臣其抱道自重為己所受教之人此則無不召之臣矣亦安能相向而大有為也耶○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此承上則

不敢召不敢召指上先學後臣說管仲且猶不可召且猶二字有卑之意而況不為管仲者乎此句孟子暗指自己

有志於註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伊尹意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

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講夫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桓公之於管仲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講仲亦學焉而後臣之則皆不敢召矣然尹之

於湯咸有一德其不可召宜也若管仲者以器量則小以功烈則卑其去伊尹遠矣且猶不可召況志伊尹之志而卑管仲於不足為者顧可召而見之乎不可召而召

之王之不能尊德樂道也我之聞命中止亦欲以不補補隱參云不敢召自君心可召自待耳安得為不敬王哉景子可以自悟矣補言不可召以臣品言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於齊猶言在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餽送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是

一鎰二十兩以義問答俱重齊邊孟子
一百鎰二千之答皆是句是綱下三節
兩也

宋國鎰於薛餽五十鎰而受薛是前日之不受是前日指在齊是則今日之受非也
今日指在宋薛非作不宜受言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一指非邊此

詳言之

陳臻節旨

陳臻見孟子周流列國辭受不同遂疑而問曰

陳臻之問重在不齊餽上蓋以其不與宋薛同受也若把辭受兩平看便非本旨必居一只頂非字說

今日之受非謂其似近於傷廉前孟子曰皆是也皆指受不受言皆適於

皆是節旨

陳臻止就事迹較量孟子則以義理斷制皆是只作無非看亦重辭齊邊註義字自在是字中

孟子曰皆是也皆指受不受言皆適於

陳臻止就事迹較量孟子則以義理斷制皆是只作無非看亦重辭齊邊註義字自在是字中

孟子曰皆是也皆指受不受言皆適於

在宋節旨

此句泛說辭曰餽此句方子何為不受此句正言餽送行者講何以言之當在

此明受宋餽之是行者必去宋而有遠行之事凡遠行則必以物為餽之禮故宋君之致辭曰餽有戒心俱是有處之餽

此明受宋餽之是行者必去宋而有遠行之事凡遠行則必以物為餽之禮故宋君之致辭曰餽有戒心俱是有處之餽

在薛節旨

此明受薛餽之是只說聞戒餽金意未出故又自補一句以對上行者必以贐乃倒裝文法蓋已出薛界而餽之則子於薛亦宜受也何為拒之而不受此吾之所以受於薛者是也

此明受薛餽之是只說聞戒餽金意未出故又自補一句以對上行者必以贐乃倒裝文法蓋已出薛界而餽之則子於薛亦宜受也何為拒之而不受此吾之所以受於薛者是也

此明受薛餽之是只說聞戒餽金意未出故又自補一句以對上行者必以贐乃倒裝文法蓋已出薛界而餽之則子於薛亦宜受也何為拒之而不受此吾之所以受於薛者是也

此明受薛餽之是只說聞戒餽金意未出故又自補一句以對上行者必以贐乃倒裝文法蓋已出薛界而餽之則子於薛亦宜受也何為拒之而不受此吾之所以受於薛者是也

非薛令所能行只得借金為兵餽也

若於節旨

此明不受齊餽之是處即處物為義之處有處無處全主自家說不重他人有辭上貨字活下貨字死取是羅致羈縻之意焉有可

平陸

平陸章旨

廣輿記平陽此章見君臣皆當以恤民為職前三節諷距心以知

大夫

春秋時列國後一節諷齊王以知罪使相滅多以其君不得諉其罪於臣但責地為縣則縣距心總以責齊王救平陸大而郡小故即救全齊通章精神在傳云上大夫為王誦之一句

受縣下大夫

平陸節旨

受郡

戰

雙枝曰戟單

枝曰戈戟長

一丈六尺

上節只引起此節然則句然則節旨

於齊則未有處也

若於二字從上一節轉出語意自重此節無處而餽之是慎之也貨是以利誘我之說焉有君子

君子孟子

而可以貨取乎

取猶言籠絡意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唯當於理而已

諷者前日於齊之時則無有遠行戒心之事而未有所處也無所處而餽之以金既非為賄又非為兵是誘我以利而貨之也焉有守義之君子而可以貨取而致之者乎此吾之所以不受於齊者亦是也子種說統云此章問答全為烏得以宋薛之受而律我之不受於齊哉種齊發而借宋薛形之

○孟子之平陸

之往

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

軍法五人為伍而以下士一人為之長持戟之士即伍長之士

日而三失伍

失伍不在伍也

則去之否乎

重在

日不待三

言即平陸齊下邑也大夫

士戰士也伍行列

講當時齊國失政民不堪命一日孟子之平陸之邑乃設諷而謂也去之殺之也其大夫孔距心曰事無大小各有職守子之持戟之士設於行

師之時一日而三失其行伍之列則殺而去之否乎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則

字承不待三來失伍以比失職亦多矣應三失伍句

凶年饑歲

凶年是水旱疾疫之類饑歲只是五穀不熟

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

羸弱也病也溝是田間水道壑是深谷有水處

壯者散而之四方者

散之四方以就食也

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

得為也

此指上死散言非得為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講如興發倉廩不得自專註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為也

孟子因責之曰官之不可失職猶士之不可失伍也然則子之失伍亦多矣子之職在養民今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者則飢餓展轉於溝壑之中壯者則離散而之四

接落甚緊大夫職在牧民方以就食者幾千人矣民之失所如此子之失伍也不亦多乎大夫猶未悟其失如戰士之行伍一般凶年也曰民之死散距心非不憫之但賑恤民窮柄不由下此非距心之所得專為也補以下並指其失職處非距心所得為便有歸過於王溝壑散四方說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 受是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

意註王之失政句宜渾

今有節旨

矣兩為之一樣猶云替他

求牧與芻而不得

則反諸其人乎

抑亦立而視

受人牛羊一段意已含在失伍內此特因其諉過而申明之求字須味見權雖不在我不敢不求也求牧令就地食草芻則又刈而儲之以補其不足日飼於牧夜飼以芻故作兩項此字正承立視其死言不重責其必去

其死與 立是坐視不救

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註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

講 孟子又責之曰子亦安得以不得自專之故而辭其失職之罪哉蓋為君牧民猶為人牧牛羊也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地與芻草以養之矣使求牧與芻而不得是不得專其牧牛羊之任也將反牛羊於其人乎抑亦立而視牛羊之死與子試思之子之為王牧民何以異此距心乃悟曰牧民而不知

預求所以養之而又不能辭其事而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 是知

去此則距心之罪誠有不容辭者也

相知其罪者惟孔距心 罪是失職之罪

為王誦之 此句記者之言誦之非但稱王曰此則算

人之罪也 此字兼使民失所與民牧不得盡職言

註 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為

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

誦 然是罪也孟子固欲使距心知之

不得為善國者豈非說而不繹從而不改故邪

誦 尤欲使齊王聞之故他日見於王

曰王之為都而治民者臣所知識有五人焉能自知其失職之罪者唯孔距心一人

而已於是已責距心之言與距心所以自責之言一一為王誦之欲以諷曉王而

在為王二字蓋臣者王之使臣之惕然省也王亦自悟曰奉命者雖在臣而制命者則在君民之展轉離散此臣民者王之民故不曰為則算人失政之罪也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各任罪如此惜乎其無改悔之實也

臣為民而直曰為王誦也其如王止知認罪而不能

措之實政何哉

謂蜚章旨

此章見守官守道各有不同蜚章可以去則去孟子

可以久則久也

謂蜚節旨

辭靈已含官守意請士師含言責意似也乃略迹而

諒其心也下句正解之數月二句是激之使言不曾

諷之使去

諫於節旨

上句見其盡事君之忠下句見其得守已之義

齊人節旨

為蜚章善者謂一諫而事君之義著一去而守身之

節彰也自為吾不知重孟子不能去邊

公都節旨

以告是告以齊人所議之言也毋亦齊人見乎

去

去

去

去

○亭子謂蜚章旨謂是諷意子之辭靈已而請士師士師是理刑之官似也二字宜虛說為其可以言

也此正辭靈已而請士師本心今既數月矣數月是言其久見有可諫處未可以言與從數月中說來註蜚章

夫也靈已齊下邑似也言所為近似有理可諫孟子謂齊之大夫蜚章曰子之辭靈已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註

似有理也為士師刑官而近王王有刑罰之不中者可以言而諫之也夫既為可以言而請宜朝入官而夕進諫也今既數月矣近君之久聞刑罰之得失不為不詳矣

而猶未可以言與何聽其言○蜚章諫於王而不用不用是不聽其言致為臣而去致是還其官於君註

還蜚章有感於孟子之言於是以刑罰之不中者諫王而王不能用遂致為臣也而去夫當諫則諫當去則去雖蜚章明於進退之義而實孟子一激之力也○

齊人曰所以為蜚章則善矣善是為善處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吾不知只是微刺之意註

而不能齊人因此而譏孟子曰蜚章之一諫一去有盡言之忠無苟祿之恥此皆去也註孟子教之也所以為蜚章謀者則善矣乃其道不行於齊而不能勇於一

去所以自為謀者則吾不知也齊人蓋以去就之常道律孟子於蜚章耳而不知孟子之所處與靈異也○公都子以告公都子孟子弟子也註

公都子聞齊人非議之言遂述以告孟子○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去是行已之志有言責者不

得其言則去去亦是行已志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此自處實師之位說則吾進退進字照上諫於王退字照上致臣而

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綽綽餘裕俱是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綽寬緩無拘束意註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

四書補注

上孟卷二

吾聞節旨

此正明不去之故上四句

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孟子曰彼齊人惡知我哉吾聞之也有以

引起下三句官守言責其

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謂守者當盡其職苟君制之而不得專其職則

去就決於一事之得失一

皆不容苟者人臣之義當如是也今我在齊既無官守之寄亦無言責之任也則

言之從違兩則去見一毫

進退之際固非常法所得拘者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是可見補雙峰饒氏曰賓師

寬展不得正與綽綽有餘

其為蜚蜚者臣道也其自為者師道也殆非齊人所能知者矣補從容規諷以漸而

裕相反進退就指去與不

入如朋友相似孟子於齊畢竟是去但寬得些

去孟子明已之無官守言

子不比有官守言責者逼迫纔不得當下便休

責可以不即去只是退綽

○孟子為卿於齊卿是客卿未受祿者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驪為輔行王驪朝暮見是

綽有餘裕耳不退則進故

以進字帶說

為卿章旨

治孟反齊滕之路反兼往字在內未嘗與之言行事也蓋齊下邑也王驪王嬖臣也輔行

此章見待小人之道不惡

講昔孟子在齊雖不受祿實為客卿遇滕國有喪為王出弔於滕蓋假孟子以為重

而嚴與之同使不惡也不

講也王使蓋邑大夫王驪攝卿以輔行王驪朝暮見孟子由往而反乎齊滕之路孟

與之言嚴也陽以存忠厚

子竟未嘗少假顏色與之言出使所行之事也補看王使字分明齊王擡舉○公孫

之意陰以維道義之防全

蓋以王驪非可與言之人故孟子不與言耳補王驪與大賢周旋行事

是孔子待陽貨家法

丑且齊卿之位不為小矣不為小見有齊滕之路不為近矣不為近見有反之是自

為卿節旨

孟子出弔於滕不書王使是究竟遠日夫既或治之或指有司治予何言哉見不待

尊賓師也王驪輔行特書

而末嘗與言行事何也驪之由日夫既或治之與驪言

王使重孟子之副也朝暮

王驪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公孫丑疑而問曰凡人或勢分相

見亦無不交一言之理只

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隔或周旋不久則言有不能盡者

是不言使事以示不與小

王驪大夫攝卿位以佐夫子其位不為小矣自齊至滕歷二國之境其路不為近矣

人共事之意耳使事謂弔

乃自往至反而未嘗與之言所行之使事其故何也孟子難以明言姑託辭以應之

蓋地理志云漢泰山郡蓋縣故城在沂水縣西

祭之禮邦交之儀凡禮文制數皆是

齊卿節旨

齊卿四句見驩可以與言

夫既或治之亦是實話註

有司當非一人不指驩說

有司微故或之子何言哉

見不須更與驩言也

自齊章旨

此章見慎終之道然後盡

是也

於人心句最重曰悅曰校

能盡其心也不以天下儉

其親乃所以盡其心也總

是解本若以美然之疑

自齊節旨

當時墨敎盛行世風趨薄

充虞疑孟子葬親之厚亦

必有道故發此問嚴是喪

事勿勿也以美就木之堅

古者節旨

此節說先王之制以解木

美之疑無度只是過於厚

盡者無虧欠遺憾之謂使

曰我與彼奉命而出若事有不治與之共議可也今出使儀輔氏曰若事有不治

文禮節彼有司既已治之而得其宜矣子又何言之有哉

孔子與陽貨言之意

○孟子自齊葬於魯葬魯是母反於齊也止於贏也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

不肖前日是治喪之日不使虞敦匠事敦是嚴是喪事虞不敢請敢問今願竊有

請也問以木若以美然其過厚意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

棺木也以已通謂孟子為卿於齊有母之喪乃自齊而歸葬其母於魯及喪畢而

以美太美也謂反於齊未至國都而止於齊之贏邑充虞請而問曰前日夫子不

知虞無治事之才使虞敦治匠事當時喪事嚴急虞雖有疑於心而不敢請今喪事

畢矣虞願竊有請也彼向者所用之木似若太美者然蓋隱然有惜物儉親之意而

不知孝子欲附者會意解云孟子奉母仕於齊母卒王以卿禮舍襚賜賻得歸魯三

盡之心者矣附者月厚葬後反齊拜君賜禮也其止於贏何也禮衰經不入公門大

夫去國踰境為壇位嚮國而哭此喪禮也故自魯越國至齊境上

為壇位成禮於贏畢將遂反魯以終喪故有平公之見臧倉之沮

古指上古未制禮時說此中古棺七寸槨稱之曰古者棺槨無

度句只引起中古通行之制中古棺七寸槨稱之曰古者棺槨無

達是通達包有非直為觀美也直但然後盡於人心

人卿大夫士在內也然後盡於人心人子報本之心也寸也中

此節說先王之制以解木美之疑無度只是過於厚

盡者無虧欠遺憾之謂使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之美而已

制且上古之時棺槨無尺寸之度至於中

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之美而已制且上古之時棺槨無尺寸之度至於中

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之美而已制且上古之時棺槨無尺寸之度至於中

稍有不到處便是不盡此
正推明棺七寸梓稱之之
故也見聖人原情定制有
如是者

不得節旨

此節說已所以美其本之

意上二句輕不過設言以

起下文則不得自是泛說

葬禮下得之方指定棺梓

七寸更加以有財如何可

獨不用之重有財上以爲

悅猶俗言如意

且比節旨

上節只就人子說此節更

就化者說直欲無使化者

土親膚愈見子心之不可

不自盡也

吾聞節旨

此只反言以結上文意述

所聞君子不薄其親正以

見已當厚於親也不儉所

包者廣不專指棺梓言以

猶爲也

韓非子云子

沈同章旨

古而周公制禮棺止用七寸而外棺之梓稱之斯制也上自天子下達於庶人皆得
用之蓋欲其堅厚久遠非直爲人觀視之美而已也必知是而後足以盡人子報本
之心耳然則前日之不稽之古制而
合反之吾心而安又何嫌於過美哉
○不得不可以爲悅
制而不得爲
無財不可

以爲悅
無財是限於財
得之爲有財
得之是分所得爲
古之人皆用之
公制禮以後

之人用謂用棺梓
之人力盡其心
吾何爲獨不然
獨字與上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爲有財
皆字對看
言得之而又爲有財也或曰爲當作

而
使禮法不得爲則限於分固不可以盡其心而爲悅也即禮法得爲而無財用
則限於力亦不可以盡其心而爲悅也若得之禮制而又爲有財此正人子可

以爲悅之時古之人皆用之而從厚吾何
爲獨不然哉棺梓之美亦猶行古之道也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
生變爲死曰化
親近也膚是父

母肌
於人心獨無悽乎
悽是快足
註比猶爲也化者死者也悽快也言爲死者不使
無恨意
註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

乎
且夫事死如生親子一體木之堅厚久遠實爲化而死者無使土親近其肌膚
則死者以安而生者以慰於人子之心獨無悽然而無遺恨乎此其所以爲悅

此其所以盡
於人心也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君子指仁人孝
送終之禮所當
平言儉是薄意
得爲而不自盡

是爲天下愛惜此
向使得盡其心而不自盡則是爲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
物而薄於吾親也
矣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蓋親爲重則物爲輕也然

則吾之治喪亦求不儉
此節仍含得
於親耳豈失之太美哉
補之有財二義

○沈同以其私問曰
可伐與
私問只
孟子曰可
據理以答其
子噲不得與人
燕
噲

喻燕易王之此章見天討之不可私上是燕王不得與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喻子之是燕相不得有仕於此而子悅之子指

子姬姓召公節就燕論燕見燕有可伐是不得私與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喻受是不得私受有仕於此而子悅之子指

方數千里持齊論齊見齊非伐燕之人仕之人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王指齊王吾子祿天士也士即求亦無王

數數十萬不只發明末也二字通章私命亦字對私而私受之於子受之指則可乎是斷何以異於是是字指以爵沈同

安子女之樂字是斷天字是案與者言而私受之於子爵祿言則可乎辭何以異於是是字指以爵沈同

不聽鐘石之沈同節旨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喻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言燕君臣

聲內不理誇當著眼私問上若以王命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為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以國相授

池臺榭外不來問則孟子必就齊立論受而國內大亂齊人未伐燕之始沈同不由王命以其私意而問於孟子曰以燕國

事釣弋田獵矣兩不得是立燕君臣罪論之有可伐之道與孟子據理答曰燕國可伐也何以言之彼諸侯土地人民受之

又親操耒耜案正見其可伐也註雖兼天子傳之先君在子喻為君者不得慕遜位之風而私與人以燕在子之為臣者不

以修缺畝子言天子先君然照下不告得效受禪之迹而私受燕於子喻如有求仕者於此而子悅之以吾子之祿爵為子

喻之苦身以於王與亦無王命看重受所私有也乃不告於王而私以與之夫士也亦以子之祿爵為子所得專也亦無王

憂民如此甚之天子邊則可乎非疑辭命而私受祿爵於子則可乎吾知其不可也必矣彼以土地私相授受者亦何以異

也雖古之所言祿爵私與受者之不可於以祿爵私相授受者齊人伐燕人兼君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勸是言曰未也

謂聖王明君也何以異於是據燕論燕哉此燕之所以可伐也齊人伐燕臣言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勸是言曰未也

者其勤身而未嘗一字及齊未是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此是述前之問答以彼然而伐之也臣然是信

憂世不甚於勸齊節旨未勸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原或人致疑之由彼然而伐之也臣然是信

此矣然而子彼然而伐以上言已未嘗可伐彼如曰彼指沈孰可以伐之孰是誰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天吏是

喻身死國亡有勸齊伐燕之語彼如曰之言彼如曰同言孰可以伐之之指燕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奉行天

奪於子之而以下正言所以不勸齊伐命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人可殺與人字彼如曰孰可

天下笑之此燕之意其前以私爵人為君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士師是奉行今以燕伐燕以燕指齊之暴

其故何也無喻此以私殺人為喻各從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士師是奉行今以燕伐燕以燕指齊之暴

他不明乎所其類也不是坐定齊非伐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君命之人今以燕伐燕以燕指齊之暴

言補注音

以任臣也

燕之人假令齊能如湯武之暴便是天吏孟子以伐燕為虐言何為勸之哉勸字繳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

可即孔子討陳恆之意但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齊人得孟子

不是這樣伐耳以燕伐燕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可伐之言而

猶以暴易暴也說統云此章當以天字為主燕之私授受是不奉天命齊之擅征伐是不奉天討非堯舜

而揖遜故召齊之師非湯武而征誅故致燕之畔

燕畔

燕人章旨

齊王令章子此章發古今處過之異以

將五都兵以警文過之非上二節賈曲

伐燕燕君噲為齊王解慙下二節因其

死齊大勝燕輕議聖人之過而責其不

子之亡二年知處過之道也

後立太子平燕人節旨

是為燕昭王燕人自當反正書曰畔者

管叔管叔鮮蔡叔賈明知王不敢與周公較

轉正面註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

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可伐之言而

遂伐燕或人因而問曰夫子勸齊伐燕有諸孟子答之曰我未嘗勸之也彼謂我勸

之者亦有由矣昔沈同嘗私問於子曰燕可伐與固未必其為齊謀也吾應之曰可

伐亦未嘗為齊謀也豈意彼之君臣遂然吾言而伐之也惜乎彼之不能復問吾亦

未嘗盡其說耳彼如復問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必奉行天命為天吏者則可

以正其罪而伐之如今有無故而殺人者或問之曰此殺人之人其罪可殺與則將

應之曰殺人者死其罪有可殺也彼如復問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必奉行國

法為士師者則可以案其罪而殺之夫燕固無道而齊亦

未為有道今以齊伐燕是以燕伐燕也吾何為勸之哉

燕人畔畔是齊王曰吾甚慙於孟子慙是愧其未用齊破燕後二年燕人講齊取

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而畔於齊焉王始悟曰吾不用孟

子之言以至於此吾甚慙於孟子此正羞惡之善心也○陳賈曰王無患焉患是

以解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仁以愛人言王曰惡惡辭是何言也是指王自以

之太高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監守也殷指管叔以殷畔輔武庚據知而使之使之指

管叔說是不仁也不仁是忍於殺兄不智是昧仁智周公未之盡也未

盡言不能兼而況於王乎是見不賈請見而解之見是見孟子陳賈齊大夫也管

盡重不智邊而況於王乎是見不賈請見而解之見是見孟子陳賈齊大夫也管

必憂意賈請見而解之解是解其慙註叔名鮮武王弟周

必憂意賈請見而解之解是解其慙註叔名鮮武王弟周

必憂意賈請見而解之解是解其慙註叔名鮮武王弟周

必憂意賈請見而解之解是解其慙註叔名鮮武王弟周

必憂意賈請見而解之解是解其慙註叔名鮮武王弟周

必憂意賈請見而解之解是解其慙註叔名鮮武王弟周

必憂意賈請見而解之解是解其慙註叔名鮮武王弟周

必憂意賈請見而解之解是解其慙註叔名鮮武王弟周

必憂意賈請見而解之解是解其慙註叔名鮮武王弟周